

今生今世的诺言

王勇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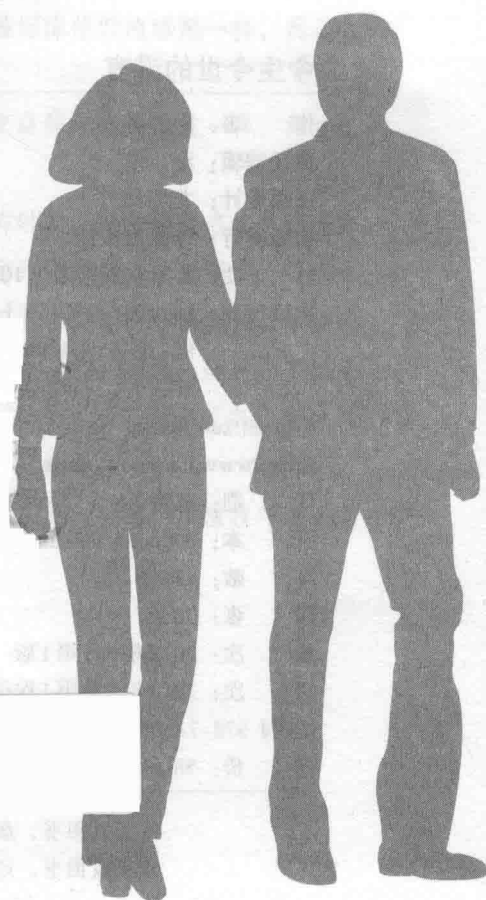
凄风苦雨，路漫漫
你的爱，我的情
在生命里绽放……



作家出版社

今生今世的诺言

王勇 /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今生今世的诺言 / 王勇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
2018. 5

ISBN 978-7-5063-9884-8

I. ①今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15429号

今生今世的诺言

作 者: 王 勇

责任编辑: 秦 悦

装帧设计: 龙姜利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qia@zuoq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q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40mm × 960mm 1 / 16

字 数: 416千

印 张: 30.25

版 次: 2018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884-8

定 价: 5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者的话

我敢说，世界上没有谁的爱情像他们的爱情一样，那么凄苦，那么美丽；

我敢说，世界上没有谁的婚姻像他们的婚姻一样，那么心痛，那么甜蜜；

我敢说，世界上没有谁的家庭像他们的家庭一样，那么无情，那么有义……

当我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的时候，有一个著名文学评论家一看就放不下，很快就把全书看完了，然后他对我说，作为小说，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，但书中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让我在阅读中泪流满面，他们的情感和命运悲欢让人痛楚，又让人感动，你写的不是小说，而是一个个在凄风苦雨中坚强的生命，一朵朵在饱受摧残中绽放的爱情之花……

是的，我只是用我笨拙的笔，没有雕琢，不懂技巧地记录下了这群人的故事……

警报声声。

车顶上的警灯闪烁着。

一辆吉普车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疾驰。

后视镜里的一双眼睛凝眉沉思着。三十多岁的夏春光系滇东南麻栗皮县公安局局长，他坐在后排座位中间沉思，后视镜聚焦了他的面孔和神情。坐在他两边的法医小赵、副局长老李也沉默着。坐在副驾驶位上的警花贺二梅望着窗外，想着心事。

夏春光从衣袋里掏出笔和日记本，翻开一页写起来：“1963年3月3日……”

车子转了个弯，车内的人随着颠簸，身子歪了歪又坐正。

“没想到，一上任就遇到这样的案子……”

夏春光心里嘀咕着，脑海里浮现着十多分钟前副局长老李急切向他陈述案情的情景……

“局长，出大事了……”

第一天上班的夏春光正坐在窗前的办公桌前翻阅卷宗，老李急急跑进来。

夏春光放下手里的一本卷宗，看着跑到面前的老李：“怎么啦？”

老李焦急地：“小刘庄的刘老大，死在了家里。”

夏春光猛地站起来：“刘老大？就是昨天我刚到局里报到时，你和我说的，那个得了麻风病后，老婆失踪的刘老大？”

老李点点头：“刘老大是孤儿，他才四五岁，就没了父母，乡亲们收养了他，凑钱供他读了几年书，他长大后，帮他讨了老婆。”

夏春光叹了口气：“谁知道他又得了麻风病，老婆也失踪了！”

“他失踪的老婆还没有下落。现在他也突然死在了家里。”老李说着，难过起来，“要是找不到他老婆，他女儿就成孤儿了！”

夏春光挥挥手：“我们别在这里瞎扯了。快，到现场去！”

老李看着夏春光：“你昨天才来上任，怎好让你才上班就冲锋陷阵，我带人去吧。”

夏春光急了：“你是担心我不会破案吧？”

“我知道，你在部队干的就是侦察，在省公安厅也是破案高手，我是怕现场危险，毕竟是麻风病人的案子，听说，麻风病传染很厉害的……”

“再危险也没有战场上危险……”夏春光说着，走出了办公室，老李连忙跟上去……

车子上完一段坡，夏春光回过神来，看着全神贯注开车的驾驶员：“能不能再开快点？”

驾驶员双手扶着方向盘：“这破车，再快就散架了。”

夏春光：“第一时间赶不到，真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乱子……”

2

“再等十分钟，公安局的再不来，老子也不等了……”

小刘庄生产队刘老大家门口，生产队队长刘长青抱着刘老大两岁左右的女儿小草，看着焦急地在刘老大家门口走来走去，张望着山路那边的生产队会计刘二顺，焦急地说。

“就是，人人都怕，难道我们不怕？”刘二顺显得更不耐烦。

3

“该死的麻风病……”

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着急驰，夏春光在心里骂着，又想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……

“烧死老麻风，烧死老麻风……”

1948年初秋。一个风高物燥之夜。麻栗皮县夏春光家世代居住的牛头镇古街上，一簇簇火光在夜色中飞快移动着，十多个村民举着火把奔跑而来，连声喊着：

“烧死老麻风，烧死老麻风……”

大恶霸黄老八跑在村民前头，边跑边煽动村民：“阮家得了麻风病，不把他们家的人烧死，会传染我们……”

“站住！站住……”

十八岁的夏春光大声呵斥着，举着猎枪从后面追来：“哪个狗日的敢害阮家，老子杀了他……”

跟在黄老八旁边的是黄老八的打手黑六，他边跑边回头看了看夏春光，对着黄老八喊道：“八爷，夏春光追来了！”

黄老八挥手道：“别管他，前几次要不是他捣乱，我们早把阮家除掉了。”

夏春光飞奔着：“狗日的，你们都给老子站住！”

黄老八带领人往前冲：“快点、快点……”

“叭……”

夏春光冲到村民前面，举枪朝天放了一枪，枪声在夜空中回荡。

黄老八、黑六和众村民被吓住了，停止前进，恨恨地看着举枪挡在路中间的夏春光。

夏春光怒视着黄老八、黑六和村民：“阮家都躲到山上独居了，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还想怎么样？”

“你这穷鬼，死了还不如死一只狗，当然不怕麻风病。”黄老八凶神恶煞般看着夏春光，“我黄家良田万顷，家财万贯，好日子还没过够，可不能染上那怪病。”

夏春光看着村民：“乡亲们，狗日的黄家盘剥穷人，又害穷人，现在又鼓动你们去害人，黄老八没人性，难道你们的良心也被狗吃了？”

黄老八煽动村民：“夏春光这杂种，爱上了麻风病的姑娘，他不怕死是他的事，你们可别犯傻，你们要是也得了麻风病，就只有等死。”

村民们不知所措地看着黄老八。

“乡亲们，别听狗日的黄老八瞎说，阮秀天天和她爹生活在一起，也没见她得病，她家已经搬到镇外的山上去住了，那是他们给乡亲们的人情。”夏春光看着村民，“大家都是替黄老八家卖命的，都应该互相照应，难道你们就不领阮秀和她爹的情。”

“乡亲们，要不是我黄家租田地给大家种，大家有饭吃吗？”黄老八看着村民们，又怒视着夏春光，“夏春光这狗日的不领情，大家受到了麻风病的威胁，他却一次次破坏了我们清扫麻风病的行动，这不是故意把大家往死亡路上推吗？千万不要上他的当。”

黄老八的打手黑六走上前，逼视着夏春光：“你狗日的，还想讨麻风的姑娘做老婆，是不是想和她生出小麻风来害大家？”

黄老八看着村民：“只要你们和我一起把麻风除了，消除麻风对我们的威胁，免大家三年的租子。”

黑六转身看着村民：“都听到了吗，八爷要免租了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，快把夏春光狗日的给绑了，别让他挡道。”

夏春光晃动着手里的枪：“哪个狗日的敢动，老子就先杀了他。”

村民们面面相觑。

黄老八看着村民：“你们要是把今天这事摆平了，除了免大家三年的租，以前欠我黄家债的，也一笔勾销。”

夏春光晃动着手里的枪：“狗日的黄老八，你再妖言惑众，老子开枪了……”

夏春光吼叫着，一只脚不小心踩进路坑里，差点摔倒，黑六乘机“嗖”地抛出铁珠，打在夏春光手上，夏春光“哎哟”一声，手里的枪落地。

黑六和村民们一拥而上，把夏春光按翻在地，捆个结实，绑在路边大树上。

夏春光挣扎着大骂：“狗日的，害人不得好死……”

山坡上，阮秀家里，阮秀躺在床上熟睡，父亲坐在床头抽着旱烟，紧皱眉头。他们丝毫没预感到，又一次大难正向他们逼近。

被绑在大树上的夏春光看着村民们，急得大喊：“乡亲们，你们可

别受黄老八这老魔鬼的唆使，阮家可是两条人命啊。”

一个村民看着夏春光：“兄弟，我们知道你喜欢阮秀，我们也不光图八爷免租免债，我们也怕麻风病啊。”

黑六吼道：“和他啰嗦个屁，快走。”

黄老八、黑六往前冲去，黑六回头看看村民：“你们还不快走？”

村民们随黄老八、黑六往前冲去。

被绑在大树上的夏春光望着众人的背影大骂：“狗日的，害人不得好死……”

阮秀家里，父亲磕磕铜烟锅，把烟锅放在床头，慢慢在床上躺下。

阮秀在床上翻了个身，又睡着了。

“停下！”带着黑六和村民，举着火把从山路上急急跑向阮秀家的黄老八突然停下来，喊道。

大家连忙在黄老八左右站住。

黑六不解地望着黄老八：“老爷，怎么不走了？”

黄老八看着黑六：“黑六，我们在这里等着，你先去把阮家的门从外面扣上，不能让他们父女跑掉一个，跑了一个都会祸害乡亲……”

黑六有些害怕地：“老爷，我……”

黄老八不满地看着黑六：“怎么，你也怕啦？”

黑六一狠心：“老爷！有你在，我怕个屁！”

说着，黑六屁颠屁颠地往前跑去。

被绑在大树上的夏春光看着火光离阮秀家越来越近，挣扎着，大声喊道：“狗日的黄老八，老子杀了你全家……”

黑六飞跑到阮秀家门口，把门从外面扣上，用木棒把门插死。

黄老八带领村民手持火把冲到门口，喊叫着：“烧死老麻风……”

“秀……秀……”被绑在大树上的夏春光，眼看着阮秀和父亲就要遭难，拼命挣扎着，大声喊着，呼呼的风声卷走了他的呼喊。

“烧死老麻风……烧死老麻风……”黄老八喊叫着，把火把抛上阮秀家茅草屋顶。

村民们跟着黄老八，将火把抛上阮秀家茅草屋顶。

茅草屋顺着风势，“噼噼啪啪”燃起大火，火光冲天……

“阮秀，阮秀……”

被绑在大树上的夏春光看着远处的火光疯狂呼喊，挣扎着。天亮时分，他终于挣脱身上的绳索，疯狂地冲向阮秀家，然而，出现在他眼里的，已是阮秀家被烧焦的残壁断垣。

“阮秀，我不为你和你爹报仇，我就不是男人……”夏春光在断壁残垣上怒吼着，搜寻着，找到了阮秀父亲的铜烟锅，捡起来，拿在手里看着，哭诉着，“岳父大人，我对不起您……”

夏春光哭诉着，又找到他送给阮秀的一面铜镜，更加伤悲：“秀……对不起……对不起……对不起……”

黄老八家里，黄老八正坐在龙椅上自鸣得意地喝着茶，黑六站在一边，讨好地笑着：“老爷，麻风倒是除了，但麻风的姑娘也死了，这么个天仙一般的美人没了，你不觉得可惜？”

“你小子，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，我心里想什么，你都清楚。”黄老八说着，把茶杯放在桌上。

黑六拿起桌子上的烟杆，递到黄老八手里。

黄老八接过烟杆，口含烟嘴，眉开眼笑。

黑六连忙划燃火柴，给黄老八点上烟。

黄老八吸了口烟，慢慢吐出一口烟雾：“唉，我原本打算把阮秀娶来做九姨太的，谁知他爹得了麻风，我就不敢要了。”

黄老八说着，站起来，在屋里走了一圈：“我不要，就会让夏春光那个穷鬼占了便宜。”

“那是那是……”黑六献媚道。

黄老八看着黑六：“你说，看着自己不敢要的美人和一个穷鬼在一起，我心里会舒服吗？我得不到的东西，我宁可把它毁了，也不会让别人得到！”

黄老八说着，转身看着门外大笑：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夏春光流着泪，拿起阮秀父亲留下的铜烟锅，放进挖好的坑里：“岳父大人，您被烧成灰烬，我只找到您生前不离身的铜烟锅，就当它是您吧，我把您安葬在这里了……”

埋下铜烟锅，垒了一座新坟，夏春光又挖了一个坑，把阮秀留下的铜镜埋进去：“秀，我知道，你也被烧成灰了，我也只能把我送你的铜镜当作你，安葬在这里了……”

挂在树上的鸟笼里，一只画眉鸟默默站着。

黄老八走到鸟笼前，用手指逗逗鸟笼里的画眉鸟。画眉鸟在鸟笼里跳着。

黑六走到黄老八身后，讨好道：“老爷，那帮穷鬼，真免了他们的租子和他们欠的债？”

黄老八慢慢回过头，看着黑六：“先稳住他们，以后再说。”

黑六讨好地点头道：“是，老爷！”

夏春光站在阮秀墓前，默视着他刻在墓碑上的字：

爱人阮秀之墓 夫 夏春光立

一阵风吹来，呜呜地响。

夏春光在阮秀父亲墓前跪下，看着墓碑上的字：

岳父大人之墓 女婿 夏春光立

山风更加猛烈了，夏春光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不停地往下落……

吉普车又一阵颠簸，夏春光回过神来，两行眼泪却不知不觉从眼眶里流出。

贺二梅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，一偏头，看到照在后视镜里的夏春光脸上有泪水，一愣，偏头看着夏春光。

夏春光意识到失态，连忙擦去眼泪。

贺二梅回过头，心里揣测着：“都说英雄流血不流泪，他怎么了？难道，他想起了什么人？恋人？他不是没有恋人吗？”

4

一条大河，蜿蜒在遥远的深山里。

一条船穿行在大河里，阮秀坐在船上，欣赏着河畔摇头摆尾的野花，与她同龄，深爱着她的小满划着船，笑咪咪地看着她。

小满亮开嗓门，唱起了情意绵绵的山歌：

大河涨水小河清

不知小妹在哪边

阮秀听着小满的歌，脸上荡起欢喜的涟漪，小满站在船尾划着桨，爱恋地看着船头上背对他坐着的阮秀。

阮秀回过头看小满，目光和小满的目光碰到一起，阮秀羞涩地低下头：“满哥，唱得真好。”

小满看着阮秀笑道：“想唱就唱，开心就好。”

小满说着，望着河里荷花的倒影又唱起来：

小河流水归大河

我和阿妹何时合

.....

5

吉普车里，贺二梅看着后视镜里夏春光的脸，心生疑问：“昨天，

我对他的情，不知道他是否意会到了……”

贺二梅这么想着，思绪回到了初见夏春光时……

昨天下午，一辆吉普车开到麻栗皮县公安局大门口停下，夏春光从副驾驶位上下来，急忙打开后排车门。

五十多岁的县委书记马正毅从后排座位上下车，看着夏春光：“他们等着我们呢，快进去吧。”

马正毅说着，走进公安局大院，夏春光跟了上去。

公安局副局长老李领着几十名公安干警迎过来，老李上前一步，握着马正毅的手：“欢迎马书记！”

马正毅看着身旁的夏春光：“我把你们新局长交给你们了！”

老李连忙握住夏春光的手，他身后的几十名民警连忙鼓掌欢迎。

年轻漂亮的女民警贺二梅捧着一束鲜花走上前，向夏春光暗送了一个秋波。

夏春光看着贺二梅，傻笑着。

贺二梅把花献给夏春光，期待夏春光说点什么，夏春光接过花，却依旧傻笑着。

贺二梅只好向夏春光行警礼，甜甜的笑容里露出一丝羞涩，亮晶晶的眼神里露出爱恋。

夏春光一只手抱花，一只手举起来，向贺二梅还礼。

贺二梅嫣然一笑。

站在一旁的同事周莲看出了贺二梅对夏春光的特殊情意，忍不住“扑哧”一笑。

贺二梅见周莲看出了她的心思，急急退回人群中，害羞得低下了头。

夏春光举起鲜花，向大家挥挥手。掌声停下来。

马正毅拍拍夏春光的肩膀，高兴地对大家说：“上次我到你们这里开会，就和大家讲过了，你们的新局长，是到北京参加英模表彰大会，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全国一级战斗英雄，从北京受表彰回来，他一直在省里工作，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我们麻栗皮县好，但他是我们麻栗皮县人，一再向组织要求回到麻栗皮县，参与建设新麻栗皮，组织就把他调

回我们麻栗皮县工作了。我相信，在夏春光同志的带领下，我们麻栗皮县公安局，没有做不好的工作……”

“啪啪啪……”干警们兴奋的掌声打断了马正毅的话。

一头牛从树林里窜出来，司机连忙打了下方向又回正，避开了牛，车子却猛地歪了一下，打断了贺二梅的回忆，她看着后视镜里低头沉思的夏春光，又在心里揣摩：“他这么帅，还是大英雄，怎么就没有姑娘追他呢……”

6

贺二梅和夏春光，以及他们身边的人都没想到，在远方，有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苦苦思恋着夏春光，她叫阿曼，三十多岁，是湘西州医院医术精湛的优秀医生。

贺二梅在这边揣摩着为什么没有姑娘追求夏春光，阿曼在那边被和她年龄相仿的高文辉叫进了办公室，内科主任高文辉是她的同事，也是她的好友。

“阿曼，你要找的人有消息了。”

一走进高文辉的办公室，高文辉就给了阿曼一个大大的惊喜，让她愣了半天，才仿佛从梦中醒来一样，惊奇地喊道：“什么，有消息了？”

高文辉坐在办公桌前，深情地注视着阿曼：“他叫夏春光。”

阿曼兴奋得差点跳起来：“他在哪儿？”

高文辉摇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
阿曼疑惑地：“不知道？”

“上次，你向我父亲描述他的长相后，我父亲一直记着你的描述。”高文辉说着，站起来，走到阿曼身边，扶着阿曼的肩膀，“今天早上，父亲告诉我，他突然想起来，他有个部下叫夏春光，和你描述的人相像……”

阿曼看着高文辉，等待下文。

“后来我父亲调到其他部队去了，再没见过夏春光。”高文辉遗憾地说，“不知他是死是活……”

阿曼伤心得眼泪流了出来。

高文辉：“阿曼，都找了那么多年了，还是没找着……”

阿曼打断高文辉：“以前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找不到他，现在知道他的名字了，会找到的……”

高文辉看着阿曼：“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，也像你找他那么执着……”

阿曼摇着头：“文辉，放弃吧，你会失望的。”

高文辉松开阿曼的肩膀，走到窗前，默默望着窗外：“你都没有放弃他，我为什么要放弃你。”

高文辉说着，转过身，走到桌子前，拿起病历夹，有些生气地转身走了，走到门口，回过头来：“我宁愿失望，也不会放弃！”

高文辉说罢，走出门去。

阿曼看着门外：“文辉……”

7

小草在刘长青怀里睡着了，嘴里含着未吃完的半截红薯。

刘长青抱着小草，在刘老大家门口焦急地走来走去。

刘二顺张望着山路那边，突然看见一辆吉普车从弯道里驶出来，疾驰过来，喊道：“来了！”

8

县委会议室里，马正毅看看参加会议的人们：“今天早上，刚刚上任的公安局局长夏春光同志，打电话向我报告，说小刘庄的麻风病人刘老大死了……”

马正毅说着，难过得说不下去了，过了片刻，才又接着说：“接到夏春光的电话，我的头一下就大了。在此之前，刘老大的老婆失踪了，要是我们能及时帮助刘老大找到他老婆，也许刘老大的死，就不会发生，虽然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刘老大的死因，但我可以肯定，刘老大的死，一定和他老婆的失踪，和他得麻风病有关……”

马正毅的自责，让大家的表情都严肃起来。

9

夏春光和四名同事走到刘老家门口，老李推开房门，大家看到了堂屋里饭桌上吃剩的菜饭、酒瓶，刘老大的尸体横在饭桌旁。

夏春光盯着饭桌上的酒菜思索起来，其他人拍照的拍照、验尸的验尸，都立即忙开了。

刘长青手里抱着小草，和刘二顺往屋里张望。

夏春光看到刘长青怀里的小草，从屋里出来，走到刘长青面前，从刘长青手里抱过小草：“这就是刘老大的女儿？”

刘长青点点头：“是！”

“这孩子倒挺乖的啊。”夏春光说着，看着刘长青，“你们是如何发现刘老大死在家里的？”

刘长青看了刘二顺一眼：“是刘二顺发现的，他给你讲吧！”

夏春光把小草递给刘长青抱着，从衣袋里拿出笔记本，看着刘二顺：“不要讲漏任何细节。”

刘二顺点点头，回忆起早上的事来……

清晨，村民们陆续走到学校门前。

刘二顺从学校门前的大石头上站起来：“现在开始发布票，我喊到哪家的名字，哪家来领。”

刘二顺点着村民的名字，村民依次上前领布票。

“刘老大，刘老大……”

当点到刘老大的名字时，刘二顺连喊了几声，仍然无人答应，刘二顺大声喊道：“刘老大来了没有？”

还是无应答。

刘二顺嚷道：“又是刘老大没来……”

人群中有人嚷道：“刘老大要是来了，我们就不敢来了……”

刘二顺火了：“你们都怕，就我不怕吗……”

“就有这么可怕吗？”夏春光的话打断了刘二顺的回忆。

刘二顺看着夏春光：“开会的时候，刘老大都不去的，因为大家害怕他的麻风病，他一出现在哪里，哪里的人就跑开了。刘老大没来领布票，我只得大着胆子，把布票送到刘老大家，我拿着布票来到刘老大家门口，喊了几声，没有人答应，只听见屋里小草的哭声，我就走过去推开刘老大家的门，看见刘老大死在地上，小草坐在地上哭。把我吓得七魂掉了六魂，赶快去报告队长刘长青。”

“二顺跑到我家，告诉我刘老大死在家里了，我也吓得七魂掉了六魂。”刘长青接过刘二顺的话，“我赶忙叫二顺去公社打电话报案，我去刘老大家，把小草抱了出来……”

“报告！”

刘长青正说着，传来法医小赵的声音。

夏春光偏过头。

小赵从刘老大家屋里出来。

夏春光迎上去：“有什么发现？”

小赵：“经检验判定，是中毒而死。”

贺二梅从刘老大家屋里跑出来：“局长，发现刘老大写的遗书。”

贺二梅说着，把遗书递给夏春光。

老李和驾驶员从屋里跑出来，期待地看着夏春光。

夏春光展开遗书看了看，招呼大家道：“我看这也不是什么秘密，大家都过来看看。”

大家围过来，一起阅读刘老大的遗书：

“我是刘老大。我得麻风病后，老婆跑了……得麻风病的人，老婆都嫌弃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不忍心把我苦命的女儿小草，一同带到另外一个世界……我老婆是害怕我的病才跑的，我死了，也许她就回来了，要是我死了，我老婆还不回来，求各位父老乡亲，像当年收养我一样，收养我苦命的女儿……”

看完遗书，夏春光痛苦地闭上眼睛，不让眼泪从眼角流出来：“麻风病，又是麻风病，害人的麻风病……”